

◎山河志

清凉峰之晨

周华诚

晨曦已经把金黄温暖的光线覆盖了整个山林，万物都在苏醒。老章背着相机，循着溪涧往山林深处走。脚下是松针铺就的软毯，耳畔是鸟雀们的争鸣。草甸里芦苇初生，欣欣向荣，远处，梅花鹿警惕地观察四方，老章后退几步，把身影藏进树丛。



梅花鹿

梅花鹿远远相望时，老章兴奋不已，连续按下快门。虽然那几张照片拍得有些模糊，但也确切证实梅花鹿在这片天地里悠然生活。从那以后，除了看山护林、日常巡护等工作外，老章就迷上了动物摄影。

老章每年有300多天在巡山路上。他的足迹，踏遍千顷塘的角角落落。很多时候，他一天要爬十几公里山路。用巡护员们开玩笑的话说，“把别人几辈子的路都走过了。”也有人问他，在山里当护林员，也有机会调到山外去工作，你怎么就留下了呢？老章只是笑笑。他喜欢山里的生活，也喜欢爬山。山里的日子简单，很少跟人打交道，一年四季自然景色和万物生灵都美不胜收。

二

东方山脊上，太阳快要出来了，天边一片绯红。鸟群正在山中醒来，清晨的山野喧腾不已，棕噪鹛叫得最欢畅，山麻雀、斑鸠、白鹇、领雀嘴鹎、短尾鸦雀、栗头雀莺，时不时也能闯入眼帘。数十种鸟儿，在清晨轮番出场，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习性和特点，在清凉峰上组成了一个多样性的鸟类群落。

老章对它们已经非常熟悉，本地繁殖的留鸟有80多种，可谓是清凉峰的土著，

而各式各样的候鸟也常常带来远方的消息。在清凉峰，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就有𫛭、苍鹰、赤腹鹰、松雀鹰、红隼、白鹇、勺鸡、红角鸮、领鸺鹠、斑头鸺鹠、长耳鸮、北领角鸮等。

北领角鸮是一种猛禽，常常被人称作“森林隐士”，平常不容易见到。老章知晓它们的秘密，春寒料峭的三月，它们就开始求偶，雄鸟会衔来松萝装饰巢穴，求偶时会发出很难用耳朵捕捉的极低频率的声音。某年深春，老章偶然拍下一幕——雌鸟将啮齿动物撕成碎块喂雏，血滴顺着巢边的苔藓缓缓滑落，真是一幅令人震撼的生态画面。北领角鸮在春天的夜晚神出鬼没，像穿着披风的神秘大侠无声地滑过天空。

相比之下，清凉峰里的很多鸟类都活泼得多。白鹇身姿优雅，有如鸟中的贵族；山麻雀灵动，不安分地跳跃在低矮的灌木丛中；勺鸡体态优雅、鸣声独特，在林间跳跃穿梭，雄性勺鸡尤为引人注目，头戴蓝灰色冠羽，颈项间环绕着半圈耀眼的白环，仿佛佩戴着高贵的颈饰……

老章也很喜欢拍摄翠鸟。春天正午的溪涧，仿佛是一面碧绿连缀的珠帘。他伏在岩石后，等待那道蓝色闪电。一只翠鸟俯冲入水，瞬间水花四溅，老章同时按下了相机的快门。翠鸟衔着一条石斑鱼跃出

水面，鱼尾仍在剧烈摆动，鳞片上折射出彩虹般的光晕。

清凉峰的春天实在有太多的美无法言说。漫山的野樱盛开时，清凉峰仿佛被裹进一场粉白色的风暴。人在樱花树下，粉白的云霞坠在枝头，风一过，簌簌落成一场花雨。

这是清凉峰山野热闹的季节，也是老章他们焦灼的时刻。很多驴友和自媒体人的镜头总想探进这片秘境，而这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腹地，为了让生灵们有一片宁静的栖息之所，巡护员不希望人类的脚步过多地惊扰这片山林。他一遍遍劝阻那些想要慕名而来的人：“花开得再美，也抵不过一声鹿鸣的惊惶。”

三

晨曦已经把金黄温暖的光线覆盖了整个山林，万物都在苏醒。

老章背着相机，循着溪涧往山林深处走。脚下是松针铺就的软毯，耳畔是鸟雀们的争鸣。草甸里芦苇初生，欣欣向荣，远处，梅花鹿警惕地观察四方，老章后退几步，把身影藏进树丛。

几十年下来，老章就这样守望着梅花鹿。现在的巡护工作有了“新武器”，有红外监控摄像头，还有无人机和长焦镜头。老章懂得梅花鹿的脾气，他说梅花鹿是落到人间的精灵，非常有灵性，也非常敏感，它们不希望有人打扰。老章用镜头记录着与梅花鹿有关的一点一滴，为梅花鹿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但是老章依然希望少打扰梅花鹿。“因为这片自然，本来就是属于生灵们的，我们应该把大自然更多地还给它们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清凉峰已成为野生华南梅花鹿的宁静家园。从保护区建立之初，这个群体大约只有80余头，近年，这个群体大约已超过300头。

天目山山脉悠悠，云深林密，鹿影穿行其间，瞬间又隐遁消失。夜里，老章把梅花鹿的照片发上网络，他感叹道：“万物共生，连苍蝇、蚊子都是自然的一环。人要做的，只是退后一步，把森林还给它们。”

葵就是第二种。向日葵总跟着太阳转，显示出她独特的花魂，我老家的人们特别喜欢她，我也一样。时间一晃几十年，我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也看到了向日葵。我住的万兰溪崖市地处洛杉矶北部，气候干热，近乎沙漠。生长在这片旷野上的野葵花展现出格外顽强的抗旱能力，烈日下依然迎风招展，初衰不移。

看着在阳光下无忧无虑，不知疲倦地摇动着身姿的小葵花，我百感交集。一瞬间，我的心底涌上来一束光，一个希望，一句简单的话语：“这就是我的中国！”

我从便利店回来，太阳正艳，窗台上的小向日葵欢快地摇着一左一右两枚叶子，跳着舞，宛如一只快乐的小精灵。我的心也跟着舞动起来，告诉自己，我支持祖国。在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，“我支持祖国”这句话代表了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国的强烈脉动。一朵玩具向日葵，如同自然生长的葵花那样，丹心朝阳，能量无限。这朵来自中国的太阳能向日葵，蕴藏着东方的精神智慧。我将她捧在手心上，外面的世界如此纷乱，她的舞姿依然从容而安详。我愿千千万万朵向日葵和灿烂的阳光一起，将这份祥和的芬芳散发四方。

蛋，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。

猪油滋润了我的童年，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，那是一碗热量满满的乡愁。

那个年代猪油是珍贵的食品。春天油菜花开结籽，初夏收获菜籽，榨一壶黑黑的菜油，弥补猪油的匮乏。夏天炒菜多用菜油，但有一道菜必用猪油——苦瓜，仿佛猪油才能逼去它的苦。这是少年时最无奈的菜肴，也是我成年后最喜欢的一道菜。苦瓜的苦让成年人的世界多了色泽，多了斑斓，多了回味与咀嚼。回望走过的路，所有的苦难都成了回忆。苦尽甘来，才是人生的终极。

人生忽然，时光如水。如今厨房不再是猪油、菜油当家了，花生油、葵花籽油、芝麻油、山茶油、橄榄油、玉米油、大豆油，五彩缤纷，仿佛厨房成了一片草木世界。而猪油于我，永远盘踞在厨房一隅。

我清晰地记得少年时家里盛猪油的坛子。母亲说，这是外婆送给她的陪嫁物。枝枝蔓蔓的青花，简单而温暖。敞口小，大肚，坛肚子上面是青蓝色的“囍”字，笔画工整，拙朴，可爱。许多年来，这只鼓凸的坛肚子里，盛着我家捉襟见肘的生计和各种坎坷的人间故事。如今，这只坛子安静地守护在我的书房中，如慈祥的外婆，每看一眼，心中就多了一份踏实。

一坛猪油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怀念。

车出昆明，上二环，转京昆高速，又绕城高速，随后进入昆大高速，一路向前，大约600公里的路途，其间约七小时车程，涌宝便到了。

涌宝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下辖的一个小镇，距县城约50公里。当年许多人到涌宝工作后都想调离涌宝。是涌宝这地儿不好？文化落后？还是人难以相处？都不是，盖因其交通阻隔，出行不便。

以前昆明到大理要花两天，中间在楚雄住一夜，后来引入了伊卡鲁斯一类卧铺客车，用时变成一天一夜。而我当年的求学之旅比这难得多。八九月正是雨季，等级低的县道常常塌方，外出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手扶拖拉机。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台，一到开学季，司机家便“顾客”盈门，上门求搭车的一拨又一拨。

1985年，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注册报到时间是9月3日。办完了户口、粮食等迁移手续后，我从8月15日左右开始就到处去问车，也就是问拖拉机。那时我们外出上学要自带被子、床单、枕头以及脸盆、热水瓶一类物品，必须坐拖拉机到县城，再坐客车。第一天到公郎镇，第二天到云南驿镇，第三天傍晚时车才能到昆明西站。

当时路已被雨水冲毁，问了一大圈总算有个司机说他要去县城，说好了时间，便算定下来了。临出门的前一天晚上，那位姓宋的拖拉机驾驶员到家里来了，他说明早八点走，要搭车的人太多了，又不好拒绝，只能撒个谎说不去了。为了不让他为难，我需要八点前到离家约3公里外的大板桥那儿等他，有人就说走山路去县城。八点半许，一阵马达的噪声由远及近，不一会儿拖拉机便到了跟前，放好行李后，人就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，随着拖拉机的启动，心里便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。

发小黑皮曾对我讲，他每次离家，心里都会默念几遍“涌宝，过几个月我又回来看你”，我却似乎没有过。那时乡下小孩的名字都往丑里叫，比如黑皮、黑牛、四狗、黑汉、愣狗什么的。我就是那个黑汉，直到现在有人见到我还这么叫。

当年有两个地段非常令人恼火，一个是核桃洼，另一个地儿叫四十八道河。

核桃洼距离涌宝镇不到10公里，因为长有十余株核桃树，路面常年见不到阳光，雨季一到便常常积水，每台拖拉机经过都要前拉后推，刨出一个又一个深坑，泥水相混，加上又是黏土，非常湿滑。核桃树是村里用来榨油以满足村民吃油或点灯需求的，谁也不敢砍树的心思。

四十八道河则是沙石夹土的地形。雨一来，轻则泥石流，重则塌方——整段路基漂移一样面目全非地冲到下面的小河沟旁。那年头拖拉机车斗两侧随时都有带锄头、铁锹，一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不用任何人招呼，车上坐的都主动下来，用锄头、铁锹硬生生刨出一个能供拖拉机通过的临时车道。没工具的人也不会闲着，或者捡石头，或者搬石头，该垫的地方垫，该搬开的搬开。拖拉机被簇拥着开到正常的路面后，一个个泥猴一样的乘客走上来，扒上车斗，又一路欢笑一路向前。

如今，核桃洼的树早已砍去，人们都用上了电了，也不必眼巴巴地盯着这有限的核桃油来煮菜炒菜。四十八道河已经修成二级路，有心人曾经数了一下，在不足200米的路段上，仅桥梁、涵洞就修了9个。

涌宝冬天很冷，昼夜温差大，养的鸡猪亦长得慢。涌宝的无量山火腿、乌鸡等名气很大。近年来，火腿木瓜鸡、手撕鸡已成为当地名吃。将肥瘦适中的火腿切片，放姜片、草果与剁成小块的乌鸡同炒，炒至金黄时加盐、加开水煮，至鸡脚杆上的皮开裂时放入木瓜片和适量小米辣，又煮约10分钟，令人馋涎欲滴的火腿木瓜鸡便成了，其汤呈乳白色，香气扑鼻。

涌宝的茶叶，尤其古树茶为当地农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。离涌宝最近的几株古茶树，每株每年以5万到10万元不等的采摘费实现了外包。堂兄汝升一直津津乐道一件事：古树普洱茶价一夜之间上去了，有个茶农卖了茶不知道钱怎么花，便说要买一台摩托车。别人跟他讲，你连驾驶证都没有，买了又怎样？他说我买了车后，有什么紧急事就可以请人帮我骑车带一下。

大自然有自己的和谐，涌宝因为太冷，所以有温泉，温泉水长年不涸，为涌宝人之福祉。温泉边上有一村，原名石头寨，现叫石龙村。因为秋冬季节红如火的柿子和每年春天的油菜花，石龙村成了云县的网红打卡地。

温泉和石头寨之间，是涌宝中学。涌宝中学是临沧地区建校最早的一所中学，历史上曾出过不少名师，也培养了许多人才。涌宝是整个云县少有的比较集中的平原，承载了当地许多的情怀和梦想。近年来这里还修了一个公园，种了荷花和一些观赏植物，同时弄了个八卦状的温泉泡池，把温泉水引了过来，劳作一天的乡民们吃了晚饭便可到此散步，或者坐在“八卦图”上泡泡脚，以解除一身疲劳。不久前我回乡扫墓，同行的老黄说，这个小镇比上世纪80年代的县城还要繁华。某日晚餐时，同座的本地作家何先生说：“不管怎么讲，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。”

(本版图片均由AI生成)

◎零时差

一朵从中国来的向日葵

虔 谦（美国）

时不时地买些来自中国的工艺品及玩具体是我排解乡思的一个方式，也是我支持祖国的一种途径。这些小工艺品和玩具包



向日葵

态可爱，表情可人。我看着她，想象着她从未到有，从中国到美国的整个过程。这期间有家乡工人辛勤的劳动，有质量管理员的细心把关，有运输、海关等一系列程序……

这只小羊羔就这样，跨越万水千山来与我会面，带给我家乡的气息和浓浓的温情。

每次购物，我都会好奇地查看商品的制造地。结果，从衣物到午餐包，从厨卫用品到大小工具，绝大部分我用的或是留意看的，都是中国制造。我工作的公司每年都会发两三次小纪念品给员工。那些小纪念品，没有例外，全部来自中国。其中有一个小玩意至今仍在我的窗台上——太阳能向日葵。一天，我收拾搬家物品的时候，欣喜地发现了她，将她放在阳光底下，她便立刻翩翩起舞。

我从小就知道向日葵。如果说老家的日日春是我认识的第一种花，那么，向日

油，洒几粒豆豉，乐口逍遥。这是父亲的杰作，也是父亲的最爱。

秋天的胡萝卜、土豆要用猪油文火炒，才能逼出它的甜。而高笋的洁白似乎非要猪油的渗透，才能展现出它的美味。

可惜那时兄弟姐妹多，生活清苦。一坛猪油，滴油如金，不到关键时刻，只能束之高阁，望眼欲穿。

儿时的味道早已刻在骨子里。一碗猪油下的面条是至美之味，清汤，翠绿的葱花，闪着油光，汤末进嘴，香气已经抵达脑海，别有一番勾魂的力量。加上一个荷包



一坛猪油

蛋，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。

猪油滋润了我的童年，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，那是一碗热量满满的乡愁。

那个时候猪油是珍贵的食品。春天油菜花开结籽，初夏收获菜籽，榨一壶黑黑的菜油，弥补猪油的匮乏。

夏天炒菜多用菜油，但有一道菜必用猪油——苦瓜，仿佛猪油才能逼去它的苦。这是少年时最无奈的菜肴，也是我成年后最喜欢的一道菜。苦瓜的苦让成年人的世界多了色泽，多了斑斓，多了回味与咀嚼。

回望走过的路，所有的苦难都成了回忆。苦尽甘来，才是人生的终极。

人生忽然，时光如水。如今厨房不再是猪油、菜油当家了，花生油、葵花籽油、芝麻油、山茶油、橄榄油、玉米油、大豆油，五彩缤纷，仿佛厨房成了一片草木世界。而猪油于我，永远盘踞在厨房一隅。

我清晰地记得少年时家里盛猪油的坛子。母亲说，这是外婆送给她的陪嫁物。枝枝蔓蔓的青花，简单而温暖。敞口小，大肚，坛肚子上面是青蓝色的“囍”字，笔画工整，拙朴，可爱。许多年来，这只鼓凸的坛肚子里，盛着我家捉襟见肘的生计和各种坎坷的人间故事。如今，这只坛子安静地守护在我的书房中，如慈祥的外婆，每看一眼，心中就多了一份踏实。

一坛猪油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怀念。

人间至味
葛取兵

回望走过的路，所有的苦难都成了回忆。苦尽甘来，才是人生的终极。

◎人世间

涌宝初录